

于晴

台湾古典浪漫爱情小说

唯心而已



缘从何来？唯心而已。他喜欢她，真真切切，心口的热情几乎淹没了残留的理智。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

台湾古典浪漫爱情小说

唯心而已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序

唯心而已

我喜欢看系列书，自己写的时候却容易缚手缚脚的，怕没有独立之感，这是读者与作者的差别。曾经在看系列书时巴不得上本书或其他相关系列的主角倾巢而出，让我看个过瘾；但当自己执笔下手写时，又是另一番心境了，希望故事独立而让不曾看过之前作品的读者看得懂。



两样的心态，让我在写《妾心璇玑》及《戏潮女》时，不敢互相太过串场。在《妾心璇玑》里只一笔带过聂五在海上，不敢让他过来出风头；《戏潮女》时更不敢让聂三与璇玑出面，这是我心里的结，还需要挣扎一番。也因此，在书中也许你会看见《馭食记》下一部的角色，也许不会。

而大胆地选择“食”的故事当做第一次写系列书（第一次统一摆上系列名），心里是有点紧张也有点兴奋的；紧张的是，怕自己书中的人物会乱成一团，却也兴奋这样的挑战。

对食，也许书里论及不多，看不到超级美食的

菜单让人垂涎，但我却想要借由“食”始，衍生出许多故事及情义来。

人与食，密不可分，如同人与亲情、爱情、友情难断是一样的道理。

嗯，能不能在《馭食记》里表达出来，我不敢百分之百地发下豪语，但请读者慢慢看，翻开第一页——

《馭食记》之首——唯心而已。



馭食記

唯心而已

“食，何意也？”大庭之上，白发老者问道。

庭下，众多徒孙面面相覷无言。老者的手艺及对食的见解已非常人所能及，门下拜师弟子虽不下数百，却难懂他对“食”之心思。

众人垂首思考。过了半晌，仍难解其意。

“答不出来，要你们何用！尽是一群废物！”老者动怒了。

“不过唯心而已。”忽地，门外走进一女。

老者惊讶起身，细观此女。此女年纪十七八岁，貌美而清冷，刘海往后梳起，全身上下不论脸蛋、衣衫都显异样的干净。

“你……”他从不收女徒，更少让女子进堂。

“不过唯心而已。”她重复，唇旁逸出淡笑，“厨者，唯心而做；食者，合心而用。您岂会不知？”

老者惊讶更甚，双手微颤。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

女子环视庭内众徒，但笑不语。



A

“朋……朋友？”厨房内的女子停下了动作，显得相当惊讶。

“是啊，余恩，你不知道他们待我有多好。你早上卖粥，下午上山采野菜，他们见我一人在家无聊，就陪着我说说话。昨儿个晚上小翠还拿她娘做的大饼过来，你记得吗？”一提到朋友，苗冬芽原本惺忪的眼便有了几分光彩；外头冷风袭来，她缩了缩肩，拉紧身上的披风，避进厨房的内门。

“是吗？你……你有朋友也好，就不会寂寞了。”她结巴道。

“余恩，现在就要出门了吗？天还没大亮呢。”

“现在正好，再晚点就迟了。”

“那……”掩住小嘴打个呵欠，“我想陪你一块去卖粥，好不好？”

“不好。你不是还想睡吗？先去睡，你醒了，我也回来了。”明知这样的对话每天都要上演一遍，厨房内的女子仍不厌其烦地重复。

“可——可是……”确实想睡，想睡极了，就连方才也是见了余恩的床位是空的，才勉强起床摸索到厨房来，没有道理让余恩辛辛苦苦地工作，而她却还在睡大觉；何况她一天里几乎没跟余恩说上几句话，好寂寞啊……

“你去了，依你的容貌，怕会有人来惹是生非呢。”女子最后将凳子一块叠进推车上，试推了几回才适应重量。她向冬芽淡淡地笑了笑。“回去睡吧，免得大师兄回来了，找不着人。”

迟疑了下，冬芽点头，回以嫣然一笑。“嗯。”半睡醒的笑颜光彩夺目。即使长年相对，女子仍看呆了会，才转身缓缓将推车推出屋外。

“小心点，余恩。”冬芽在她背后低喊，声音悦耳动人。

女子没再回过头，走出破旧的小屋，推着沉重的车子往城内大街走去。

她的背影是娇小的，穿着深蓝色的粗衫。天色淡亮，冷意更重，没再加件外衣是因为煮粥时穿着厚重不方便。

城内大街上两侧的店门是关着的，街上却渐渐聚集了一些人，泰半是低阶层的工人或以摆摊营生的小贩。

“苗姑娘。”有低沉的男声叫她。

她的脚步未停，侧身向走在她身后两步的男子微微点头。

那男人是她的老主顾，一年来风雨无阻的，每日天未亮必走回城内，顺道来街上吃早饭。有几回

唯心而已



3

上山采野菜遇见了他，他也只是微微一笑向她颌首，当是打声招呼，她猜——他上山是去那间半山腰的寺庙。

他的相貌看似粗犷，却不失俊朗，然而他的脾气温和，与外貌一点也不相搭。一年来，他左手执着佛珠，偶尔看他拨动几下，她暗地还揣测他应是修行的居士。

会这样猜，除了上述原因之外，主要还是见他有时跟其他来客聊天时，以佛喻人。这样年纪轻轻就当了居士，背后定有原因；她虽不知缘由，但也从旁人的对话里知道他姓聂，在家中排行老七。老七哪，那表示他家中人口众多，不似她，只有冬芽一个妹妹。

“小心！”车轮被石砾卡住，余恩往后踉跌了下；他轻轻托住她的背，只手微微使劲推了车子一把。

“谢——谢谢。”她吓了一跳，连忙垂首向他说道。

他也不吭声，仍然跟在她身后缓步而行。

大街药店前是她的卖粥之地。她将车停下，暗地轻吐口气。每天推着沉重的车子着实累得她两只臂膀酸痛不已。

在她忙着将担子挑下地时，那男子顺手替她将板凳一块拿下。

“还得等一会儿。”她说，忙碌起来。

“无妨。”

“还是照旧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

一年来的对话重复，他似乎也不觉得无聊或者厌烦，就坐在那里静静地等着他的早粥。

是曾觉得有些奇怪：一个人的口味再怎么不变，也不可能一年内吃同样的粥菜。放眼大街上多的是各式各样南北口味的饭菜，即使他茹素，但怎能忍受不变的菜色与味道呢？

“聂公子，”工人聚集了几个走来，笑脸迎人的，“好早啊，每回咱们以为够早了，偏偏总瞧着你更早。”

聂七温和扬唇，并不答话。

“苗姑娘，咱们三碗野菜粥，什么小菜都行，可别忘了你自制的酱菜。”工人叫着，在板凳上坐了下来。

她也没答话，点点头当听见了，忙着煮粥加料。一阵冷风吹来，让她缩了缩肩。

“你不冷吗？”聂七忽然问道。

见没人答话，她抬起脸愣了愣，才发现他是在跟自己说话。

“还……还好。”

“你穿得倒挺单薄的。”

他今天似有谈话雅兴，一时让她适应不过来，又停顿半晌，才答道：

“穿着厚重，不易煮粥。”

“那若因此得了风寒，岂不是更不容易工作吗？”

“公子请安心，我从小身子骨奇佳，未曾得过风寒，若一有征兆，绝不煮粥。”她以为他是担心食用

唯心而已



者的卫生问题。

他看了她一眼，不再问话，只是静静注视她的身手。

余恩暗松了口气。她不善说话，更不爱旁人将焦点落在她身上。一年来，他的话不多，吃完了便走，会再见面也是隔日清晨。虽然习惯了他的存在，但那并不表示也习惯了与他聊天。

未久，温热的米粥端到他的面前，配着一碟野菜、一盘豆腐干及她自腌的盐笋干。

“苗姑娘，每天到你这儿喝粥总要喝上个三五碗才饱，你有没有考虑白米饭？一碗就饱，方便又省事啊。”工人随口说说。

余恩又停下动作，沉吟一会儿，才低声解释：“粥中有油，在早上吃，对胃肠极佳，一旦消化了，也会引起食欲。”

工人似懂非懂，隔壁卖饼的张大婶忍不住插了嘴：“你若怕饿，就来吃饼啊，一张大饼足够你早午两餐吃了，偏你们贪着苗姑娘的好手艺，只爱喝粥，怨得了谁啊，你说是不是，苗姑娘？”

余恩抬起眼勉强一笑，不知该如何搭腔，忽地瞧见张大婶的女儿小翠远远走来。小翠的年纪与冬芽相仿，会交上朋友她并不意外。也好，冬芽终日待在小屋内，寂寞是一定有的，有个朋友谈心是很好。

她向小翠点点头，再埋首煮粥。

“娘，喏，你忘了的东西，爹要我赶紧送来。”小翠的嗓门大，不想听见也难。



工人吃完了，便留下铜板，赶着去上工，留下聂七一人。她见他的碗空了，问道：

“再来一碗？”吃两碗一向是他的习惯。

他点点头，让她接过他的碗，不经意地碰触到她的指腹；她略嫌尴尬地忙收回，另舀了一碗给他，也换了两碟家常素菜。

聂七将她的腼腆看在眼里，忽而问道，“苗姑娘手艺精进，可曾想过自开一店？”

“不，”惊觉到回答有些快，她缓下口气，老实说道，“我没这个打算。”

“没有？难道一辈子摆摊吗？”

“怎么会呢？”她摇头，“我不打算一辈子卖粥。”

他微微吃惊。“你在此摆摊一年，既不打算存钱开店，也不想继续摆摊……”本想问她未来欲执何业，但这终究是她个人问题，平日他们并未深交，再问就失礼了。

“余恩，我也来喝粥。”小翠看了聂七一眼，坐下，“这位公子……是余恩姐的老顾客？”

“苗姑娘手艺好，自然是老顾客。”聂七有礼答道。

小翠的眼珠流转，眸光来回瞟着两人。“难怪啊……”故意停顿一会，见他们似乎各埋首煮粥喝粥，一点也没说话的打算，有些气恼地叫道，“难怪余恩姐从不让冬芽跟来。”

余恩抬起脸，显得有些茫然。“冬芽怎么了？”出门前尚见她好好的啊。

“冬芽快被你闷出病来了。”小翠仗义执言，“余

唯心而已



恩姐，你明知道冬芽闷在家里都快闷出病了，你偏不准她跟出来。我原以为你怕她跟着你做事累，可我私下也觉得奇怪，你要怕她累，让她在一旁坐着陪着你聊天也是好的，今儿个我一来才发现事实不如我所想。”

“小翠，你在胡说什么?!”张大婶叫道。

“娘，我说的是事实嘛。苗余恩话少人又闷，瞧起来就是阴沉沉的，若不是冬芽，我也不想跟她打交道啊。本来我想她毕竟是冬芽的姐姐，做什么都是为她着想，后来才发现她不是亲姐……”

“小翠!”张大婶怒叫，“你这孩子懂不懂得分寸?!”

“娘，我说错话了吗？你不也是心疼冬芽？她人好心好，气质远远超过苗余恩，如果许给卖菜的、种田的，那是真委屈了她。上回您不说街头的巧仙姐姐卖菜，给好公子瞧了去，纳作偏房，从此乌鸦变凤凰；你不也说有个公子成天来喝苗余恩的粥，相貌堂堂又是南京首富之一，如果如果……”

“住口!”

“苗余恩是想日久生情吧？在冬芽面前，没人会注意她这阴沉的性子，所以才不带冬芽来吗？日久生情比得上一见钟情吗？”

“你再不住口，要我打你吗?!”张大婶气得浑身发抖。

小翠恼怒地斜视余恩一眼，倏地站起身推翻盐罐，转头就跑。

尴尬的气氛持续了会，余恩才结结巴巴地向聂



七说道：“对不起，让您见笑了……”

聂七摇摇头，神色自若地答道：“见笑不会，再来一碗倒是真的。”

“啊?!好。”难得他破例加了一碗，她连忙添粥。

“该说对不住的是我……”张大婶不好意思地搓了搓围裙，“小翠这孩子是咱们的独生女，不懂余恩你的做法……她跟冬芽极好，成天开口闭口的都是冬芽儿，所以才……”

余恩连忙摇头，挤出笑。“没有关系，冬芽有这样的朋友，是她的福气。”日久生情？想都没有想过；她只当他是老主顾，一个不说话但知心的老主顾。

她不由自主地抚上脸颊上淡不可见的小疤。日久生情又岂能比得过一见钟情——这句话说得真是好。

垂目下来，忽地注意到盐罐里的盐撒了一地，她低下身捡起。粥才卖了一半，菜粥怎能没有盐味……

她抬起脸，迟疑了下。

“去吧去吧，我替你看着摊子便是。”张大婶笑着说。

她点点头，有些腼腆。“谢谢。”又向聂七微微点点头，便去买盐了。

张大婶目送了一会儿，摇摇头叹息喃喃：“阴沉的性子，唉……”觑了眼正在喝粥的聂七，张口欲言，却又不知从何说起。

聂七当没瞧见，径自喝完了，丢下几个铜板便起身。

唯心而已



“聂公子，”张大婶忍不住叫住他，“您……您明天还会来吧？”

“当然。”他挥挥袖，缓步离去。

大街开始热闹了，店铺也纷纷开张，路经卖盐的小店时，并未见到她的身影。他停步一会儿，身后传来低语：

“爷，需要我去找她吗？”说话的是贴身护卫欧阳。

“不必，”他有些恼怒有人揣测他的心思，“你离我远点。”他过了街，弯进了小巷。

小巷是通往聂府的近路，才踏进一步，就见到小巷中央三五成群的地痞流氓围着苗余恩，他心口一震，立刻怒道：“这是在干什么？！光天化日之下调戏良家妇女吗？”他低沉而具威胁性的声音，让小流氓转移目标，瞪大双眼。

“调戏？”众人嗤笑道，“爷，您路过，就当没见过这回事，咱们是来收保护费的，还不至于没品到调戏她。”

“上个月你们已经收过了。”苗余恩冷静道，捧着盐罐的双手微微发颤，“我卖粥是小本经营，没有多余的钱让你们抢。”

“没有？！想要再挨打吗！”可恶！一条街上就属这女人难收保护费，上回还是打了她一拳，才如愿拿走她身上的铜板。

“就算打死我也没有。”

“你这娘儿们存心要让咱们难交代吗？”怒意横生，一拳挥了过去，打在结实的胸肌上，又痛又硬，



定睛一看——“你……你什么时候闪过来的？”好快的动作，看起来像是练家子。

“聂……聂公子！”余恩低嚷，直觉想要推开挡在她前头的身体，却发现他不动如山。

“既然没有保护费，又何必强求？”聂七抿了抿唇，脸庞飘过淡淡的不悦，“若要打人，打我也是一样。”

“聂公子！”她瞪圆了眼，似想穿过他厚实的背，他……他以为他是谁？即使他瞧起来浓眉大眼，看起来像武人一般，但……但他懂得武功吗？他是富贵人家的公子，要是受了伤，受了伤……

“你以为我们不敢？！”地痞流氓怒道，“你插手，是坏了咱们的规矩，你要让开，咱们也不为难你。”

聂七的右手动了动，左手开始拨弄起佛珠，一颗又一颗缓慢而专注地数着。“打了人，可就不能再收保护费了，也不能再为难这位姑娘。”他沉声说道。

“啐！你以为你是谁啊？！”一时气恼，出了一拳，打在聂七的身上，见他一点也没有打算还手，众人互望，暗地松口气。“嘿，原来是不会打架的公子爷儿，你若愿意为她出钱，咱们一定不难。”方才还真以为他是练家子呢。

“不，”余恩叫道，“我没有这钱，也不需要旁人来为我出。”

“可恶！敬酒不吃喝罚酒！”示意同伴出拳打人。

拳头狠狠落下来，余恩倒抽口气，使劲想要推

唯心而已





开他，却发现他转过身，双臂将她护住。

“聂……聂公子，您让开啊，他们要找的是我……”他没抱住她，只是圈住她的身子，让她难以动弹。他俯头挡在她的脸侧，她几乎可以闻到他身上男人的味道。

“聂……聂公子！”她低叫，双掌想推他，偏偏动不了他分毫。

拳头落下，尽打在他背上。她的心跳急促，怕他就此被打死了、打晕了……

“别叫，这点拳头对我还不算回事。”他在她耳边低语。

“可……可是……”天啊，从来没有人！从来没有人她做过这样的事，她要怎么还，才能还清这笔债？

忽地，她伸出双臂，拼命张开手掌，试图环住他的背。推不动他，就算打在她手上，也算是少欠一分情了。

“你干什么？！”聂七薄怒，欲抓回她的手臂，瞧见她眯眼瑟缩了下。

一抹怒火立刻从胸腔之间燃起，不由自主地捏碎一串佛珠，旋身欲踢，却见欧阳下手更快，将他们踢离了小巷之中。

“爷……”欧阳呆了呆，瞪着地上尽碎的佛珠；那佛珠跟着七爷十年之久啊，有佛珠随侧就不曾见过七爷发过火或者打起架来，怎么……

“受伤了吗？”聂七急问，看着她皱着脸弯着手指。

“我想……还好吧。”有些痛，但对于做菜应是无碍。

“要不要给大夫瞧瞧？”

“啊？不，不必麻烦了。”余恩抬起脸，充满感激地笑了笑。“多谢公子相助，要不是公子，我怕……”

“怕是早就被人打倒在地。你既然知道自己无力对抗，为何不先虚应一番再作打算？”他怒道。

“再怎么虚应，迟早也是要打，早打晚打，还不都一样。”

“所以你就甘愿让他们打？难道你不曾想找人帮助吗？”难道就不曾想过向他求助？

一年来他日日在此吃粥，从未发现她被人欺负。他眯起眼，熟悉的怒火在心口流窜，来得又急又快，仿佛十年前的那一日。

“找……找人求助？”连想都没有想过啊，她低下头，像在自言自语，“找人救命，是欠了一份人情，要还……不容易……”

“你——”来找他啊，就算交谈次数屈指可数，若有什么不平之处，也可以来找他啊。

“总之，是多谢公子相助，您……可没有受伤吧？”她有些担心地问。

“我的身子骨可比一个女人强太多了，挨了几拳就叫痛，岂不让人见笑。”他没好气地说道。

“那……那我该怎么报答您呢？”

“报答？你以为我救你还要讨赏？”

她闻言一呆，差点脱口而出说道：救人，不都是要讨赏的吗？但见他脸色，就不由自主地把话吞回

